

我的曾祖于文峰：

# 清朝末年莱州办学堂

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40余载的于天祥老人，如今已80岁高龄。在于天祥老人看来，教书育人有着家族基因的传承。一个初冬的午后，老人回忆起清朝末年曾祖于文峰先生办学的故事：于文峰先生是清末第一个在掖县(现莱州)办学堂的人，三十余载朗朗读讲、诲人不倦。故事就从一幅画说起……

讲述人：于天祥  
整理：本报记者 杨凡  
时间：12月14日  
地点：莱州市于天祥家中

## 鼓楼大街与祖宅的记忆

莱州市档案局三楼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解放前老鼓楼街的旧貌：鼓楼牌坊南面，道路东西两侧商铺林立。听家里老人提起，在清末时鼓楼后路东是一处掖县城内独一无二

的学堂，也就是我的曾祖于文峰先生教书育人之地。路的西面本是一家小茶馆，门外挂有“甘饮居”之牌，是当时读书人饮茶会友、探讨学术之地。曾祖父出身官宦之家，自幼受高祖训教，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。高祖于福庆，当时为镇守渤海的总兵，因功勋卓著，朝廷曾赐“德威共戴”之扁。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，去过莱州镇十哥庙村的祖宅，在大门口就能看到那块匾。

祖宅有三排房子，占地800多平方米，大门前是五米多长的石头台阶，据说高祖都是骑着马进院子。一进大门的照壁

上，雕着麒麟逐日的彩色图案，十分炫目。然后，依次经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道门才到了后堂。我记得，年幼时经常拿着个顶子在手里耍，可当时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个大官，现在想想，那大概就是高祖父官帽上的物件。祖宅中的藏书也让我震惊，有上千册之多，字画卷子一个人都抱不起来。

高祖膝下有两子，长子也是位武秀才，于文峰先生排行老二。常听家里老人讲，“于二先生有学问，起个名也两样”，大概说的就是他那间茶馆“甘饮居”之名了。为人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者也。三十余载碌碌育徒而如饮甘泉，这也成了曾祖于文峰一生的写照。

## 大学问者办大学

曾祖二十多岁就进京教书，三十多岁后又回掖县办学。他教的学生和普通私塾不大一样。这些学生多是在农村私塾

中学到十七八岁的大龄书生。之所以要到曾祖这里求学，是因为他们跟着先前的先生学到头了，先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教的，而他们又有继续攻读的想法。学识渊博的曾祖名声在外，这些大龄书生们就争相到掖县城拜师。“可了不起啊，当时人们都管这叫‘上大学’！”家中一个长辈在世时，经常提起曾祖在掖县办学轰动一时的事。

曾祖父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教学有方，学生的成绩就是明证。当时莱州府辖属胶、高、即、掖、平、昌六个县，全府每年招收十名秀才，其中有一半是曾祖所教的学生，这一成绩很快名扬全府学界。听家里老人讲，也有不服气的文人，拿着些生僻字轮番去考曾祖父，竟没有一个能考倒他的，自然心悦诚服。

还有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，让曾祖的宽宏之名广为传颂。慕名而来的书生们都想亲向他求教，经常有人守在学堂门口“听讲”，目睹这一场景，曾祖从未多言，只是有

意敞开学堂窗门，让守在学堂门口的书生们能听到屋内讲书声。窗门虽敞，但书生们怎能失礼而进，只在窗外恭听。当门外书生看到先生不看教本朗朗读讲，连正文旁的注释小批也一字不差的背诵、讲解时，纷纷肃然起敬，连连点头说：真乃可敬的夫子也！

## 曾任清朝最后一代知县

曾祖过世年代久远，因历史原因，家中没有关于他的史料保留，而曾祖父的学生们遍布各地，传诵着他教书育人的故事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有一次我头疼得厉害，当时在城南有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医术精湛，我慕名而去。老中医果然妙手回春，细聊而后得知，原来他也是曾祖父的学生。提起“于二先生”，言谈之中颇多敬意。

据这位老中医讲，曾祖多年碌碌育徒，虽挂有秀才、廪生之名，但却延误了乡试。直

到天命之年，他的在朝为官的弟子们，想起了自己的老师，虽满腹经纶，却未有用武之地，均惋惜不已。于是学生们一起奏明皇上，擢曾祖父到山东泗水县当了个知县。曾祖于文峰也成了清宣统皇帝在位时最后一代知县。

## 招募令

时光流逝，带走春夏秋冬，带走我们熟悉的人和物，却沉淀下来记忆的片段，在岁月的长河中闪闪发光。

有没有某一张照片、一个场景或一首歌，会让你回忆起某个已逝的故人，家族中某段特别的历史，抑或某段特别的经历？不妨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邮件可发送至zhuji-qwb@126.com

连载

13

元旦过后，为了做一次访谈，普华去了一趟天津，回到家里已近午夜，客厅里飘着一股弥散在空气里的酒味，淡淡的，又不容易忽视。一阵风把大门带上，砰的一声撞上了锁，惊得普华一身冷汗。

她回身四顾，房间和离开时一个样，刚要喘口气，却分明听到卧室方向传来细微的声响。

那声音越来越响，像是人的脚步。普华手臂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整个人戒备地愣在沙发上不敢动。卧室的门慢慢地推开，有个黑影缓缓从漆黑里走出来。

普华憋在胸口的尖叫因为看清他的脸，变成急促的喘息，险些跌倒。

永道撑着门框斜靠在卧室的阴影里，手指间夹着根没燃尽的烟蒂，送到嘴里深吸了一口，暗红的火点照亮了他整张脸。

他安静地抽着烟，眸子很黑，头发极乱。注意到她向门口移动的步骤，在她要开门前，弹掉烟蒂踩在地上，狠狠把火星捻灭。

普华的视线落到他脚上，他正穿着的，是她元旦时扔掉的一双旧鞋。

永道走到餐桌旁拉出椅子坐下，指指对面说：“坐下说。”

逃的念头曾在普华脑中一闪而过，但她还是放开门把慢慢走过去，坐在他指定的椅子上不安地望着他。

“我们第一次说话，是你撞到安永，我帮你把书捡起来，你连谢谢都没有说。我想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学校有我这号人物，初中的前两年咱们没什么交集，我只知道你是五班的生活委员，每天去取信……”他毫无预兆地开始了叙述，从最初的相识一直说到他们共同经历的十四年的点滴，嘴角的笑容逐渐变得很苦涩，最后一点不留，只剩下淡淡的失落。

他的身子横过来，捏住她的双颊慢慢施力，“叶普华，到今年，整整十四年了，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四年？能这样陪你耗着折腾，你想过吗！”

他松开手，重新拿起打火机打，一明一灭地按，她朦胧美好的轮廓像是虚假的幻灯片，同样地出现再消失。他从口袋掏出两个旧信封放到桌上，蹲在她身边拉起她冰凉的双手，缓缓说：“你不应该先扔我的衣服鞋子，你该打开储物间那个上锁的箱子看看，放在家里这么多年，有多少过去十四年你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却知道的东西锁在里面！”他强拉着她的手打开其中一个信封抽出信纸，十几年来她稚嫩的笔迹跃然纸上，普华的心拧痛着收紧，不忍去看上面一字一句对安永的爱慕。

“叶普华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是装着不知道。他必然后退，因为我们是哥们儿，因为你是我

女朋友，是我老婆。你不该拿他气我，说跟他好过，你知道我最介意这个。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，但你不该那么说，可你就是说了。孩子没了，孩子是我的，是我们两个的，你知道我多心疼，多难受吗？”

他掰开她抓着椅背的手，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，搂紧她抚摸着她平缓的腹部，“叶普华，你特可恨知道吗？十四年是什么概念，你仔细想过吗？”他的手压着孩子睡过的地方反复地揉着，沉迷地低下头抵着她的额头，“你总是那么安静，一成不变的发型，一身校服能穿上好多年，但你在广播里的声音特好听，我喜欢听你说英文，我喜欢听你笑，我想你多跟我说说话，但你总是那么安静。”

他的呼吸吹在她的脸上，温暖、和煦，有浓重的酒味。



◆作者：琴瑟琵琶  
◆出版社：朝华出版社

17

## 死尸袭击

“不要把奇怪和神秘混为一谈，那是错误的——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自然的生物，所以他必然会留下证据。”老福说完仰头靠在椅背上，闭目养神了起来。

车直接把我们带回了派出所。老福要求去档案室看本地户籍变动记录。

出来后，老福说：“我还得回村子一趟，你们晚上十点左右再过来，我在村口等你们。”

今天晚上没有月亮，几颗挂在天上的星星也是孤独异常。下车后，我和瑞恩两人摸黑不紧不慢地往村口赶过去。阵阵晚风吹得小路两旁的树影如鬼魅般摇曳着。

我们和老福碰头后，老福说：“一楼那间卧室的窗户旁边有个柜子，瑞恩去里面埋伏，石华和我就藏在正对着窗户的那张床的后面。”

黑夜下，一栋黑黢黢的房舍的巨大阴影显现在我们眼前，犹如一尊陷入沉睡的猛兽，静静地盘踞在那里，阴气森森，无声无息，与天地间的黑暗连为一体。我们一行人悄无声息地钻进了屋子，安静、默契地在指定地点蹲下了。

透过窗户远望过去，时值月初，天上没有月亮，只稀疏点缀着些星星，屈指可数。它们一闪一闪的，盯着看久了眼睛还真有点眩晕的感觉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犬吠声！就在这个时候，窗口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那“滋、滋、滋、滋”像老鼠啃骨头似的声音，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的响亮，就像在抓挠着我的胸口似的，更令我心慌了。

终于，一双枯瘦的手探了出来，慢慢

也展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很快，“他”上半身已经钻了进来；紧接着，跨过来一只腿。费了点劲儿另外一只脚才跟过来。

本来光线就暗淡，我看不清那东西到底是什么。那东西在窗口转了半匝，竟然就径直朝我和老福藏匿的方向走了过来！说是走更像是挪移。“他”就这么一点点地逼近了过来！

随着“他”慢慢地靠拢，一股腐臭的气息也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老福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手上一股明亮的光束射向了我們面前的那个东西，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那个人——准确地说，他确实还算是一个人——居然真的是张老头！

想到这儿，我吓得不行，双腿直发软，只差没叫出声来。

见了光，那东西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继续朝着我们的方向开动

着。老福喊了一句：“瑞恩，动手！”“砰”的一声，瑞恩推门而出，紧接着手里揣着的铁锹就拦腰朝那家伙砍了过去。瑞恩这职业军人的力道这么一下子下去，那家伙居然没倒，仅仅是往旁边歪了一下子，就又站稳了！

我在怀疑那个近似于腐烂死尸的家伙，是不是还有残存的意识，他立马调头蹬腿，往窗户外跳了出去。这一连串动作，丝毫没有进来的时候那种僵硬感。

老福低吼一声“追！”大半夜的，我们几个在树林里跟着那家伙一阵乱窜，没追多久就跟丢了。快回到出事的那屋子的时候，就见几个人影从屋子



◆作者：儒爵爷  
◆出版社：古吴轩出版社

里偷偷地摸了出来，就迅速地分散开来，分头朝树林里跑了。老福叫了声不好：“调虎离山。”

费所长这次行动还算迅速，很快就带着队伍赶过来了。老福说：“去坟场。”

坟包上的土蓬松地堆着，而我们昨天回填土的时候，显然是已经用铁锹拍实了的。老福果断地让人开挖。几个干警便操起镐头埋头铲了下去。

盖子被打开了来，不到一个小时前我刚看到的那个丑恶的东西，再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刚才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袭击我们，还有那被他吓死的自己的亲生儿子、儿媳和老伴儿呢？

老福带上了手套，蹲下身去，弯腰伸手从尸体腋下抽出来一根本地不常见的草藤。紧接着，老福用另外一只手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了一个标本袋，装着的是和他那一只手上拿着的一样的草藤。

我知道这草藤是我们昨天下午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在坟墓间的沟壑里找到的。可是，这东西，又和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？



